

## 第四回 訪青樓喜遇有心人 探香閣開出多情路

詞曰：

不識桃源路，慙慙問漁父。誰知漁父有心人，渡渡渡。且置他途，先尋捷徑，自開門戶。  
欲借他留住，須為他求遇。為他求遇待何如，去去去。莫問來由，但能得見，便成良悟。

右調《醉春風》

話說甘頤在酒樓上飲酒，聽見一班少年，說磚街上妓家黎小三青姐，有辛小姐寫的詩扇，遂留在心上，以為也是鑽窺之一隙。遂連酒也不多吃，算還了酒錢，竟一路回到磚街。到了磚街，再問黎家，原來這黎家，乃有名的妓館，無人不知。一問便有人指引道：「隨著這條石路，轉過彎來，兩棵大楊柳樹下，緊對著一帶白粉牆，門面朝南，門前六扇斑竹門兒便是。」甘頤尋到門前，果然景象不差，便不再問，竟走了入去。走到客堂，雖非華屋高堂，卻世軒窗開爽，花木扶疏，比尋常妓館，殊覺清幽。

黎媽看見有客，慌忙出來迎接。看見甘頤年甚少，又生得秀美，便笑嘻嘻邀入客座。一面獻茶，一面就問道：「相公尊姓，想是姓潘了？」甘頤笑道：「媽媽何以懸斷？」黎媽道：「相公若不是潘安一家，焉能有此美貌？」甘頤笑道：「貌美必要姓潘，則小生自姓甘，不姓潘，則貌不美可知，媽媽卻看差了也。」黎媽道：「相公既姓甘，不姓潘，不是老身看差，想是潘安原是甘安轉，是老身記差了。」甘頤聽了大笑道：「媽媽可謂戲謔乎矣。」黎媽道：「不是戲謔，怎博得相公一笑？且請問甘相公，貴人為何踏於賤地？」甘頤道：「小生自愧不美，所以要訪美人。聞知貴宅小三芳卿大名，特來一謁。」黎媽道：「此乃小女青兒，今日沒福，又出門了。不能接見，卻將奈何？」甘頤道：「訪美人豈是一往便能會面的，明辰謹當再至。」黎媽道：「甘相公若許明日再降，當令其掃榻以待何如？」甘頤道：「這也不敢，只求一面，以慰渴懷。若有襄王之約，但請往赴，不相礙也。」因叫王芸送上禮金一兩，並土儀二事。黎媽推辭道：「小女不在，一茶未敬，怎好受相公嘉惠。」甘頤道：「書生人情半張紙，媽媽休笑。」說罷，就別了出來。放不下心，仍到辛衙前來探望。見那些青衣侍妾，還出入不斷，恨不能插翅飛了進去，卻又不能。沒奈何只得回到庵中，悶過了一夜。到次日，恐黎小三又出門，才吃了飯，就一徑往黎家來。

原來這黎小三，小名叫做青姐，號做瑤草，也才二十歲。生得人物小巧精靈，嘗到辛衙來佈酒。辛小姐看見，喜她波俏乖巧，又識幾個字兒，遂許她時常來往，成了個熟識。這日在鹽商船上陪酒回來，聽見媽媽說：「有一個青年秀美的書生來訪你，約明日要會他。」到次日，便打扮得齊齊整整，正爾盼望，忽甘頤到來。黎媽迎著道：「甘相公信人也。」甘頤道：「媽媽稱我為信人，難道媽媽不是信人。」黎媽笑道：「打賬不做信人，因甘相公至誠得極了，故不敢不信。」正說不了，黎青早走了出來，看見甘頤年少風流，滿心歡喜。因笑說道：「風塵陋質，怎敢勞玉堂貴人殷殷垂顧。」甘頤道：「佳人難得，滿耳芳名，敢不進瞻。」說畢，黎青就將甘頤邀到房中去坐。房中雖只一間，卻收拾得甚是清潔。正中掛著一軸倪雲林枯木竹石的畫兒，旁邊帖著幾幅名公的題詠。甘頤細細觀玩。不多時，黎媽送進茶果來，黎青就邀甘頤坐吃。甘頤一面吃茶，一面就問道：「聞芳卿留心翰墨，酷愛詩詞，往來題贈佳箋必多，不知可能借觀一二否？」黎青道：「賤妾雖墮煙花，卻性耽文墨。凡遇才人，皆喜親近。故常辱名流，惠施藻句；時蒙閨秀，榮賜瑤篇。秘之筐箱，珍於珠玉。郎君若不厭觀，容閒暇取出，共君玩賞何如？」甘頤道：「名流筆墨，不粗豪便陳腐，香豔者少，緩視可也。若香奩白雪，彤管陽春，嗜之不啻性命，望之過於雲霓，早賜一刻之觀，恩同百朋之錫矣。若待卿閒，卿朝花夕月，哪有閒時，豈不索弟於枯魚之肆。」黎青笑道：「妾身雖忙，妾心卻甚閒。郎君儀容恬淡，然猿躍於心，馬馳於意，轉恐不閒於妾。郎君幸勿但知妾而不自知。」甘頤聽了大笑道：「卿真有心人哉！小生之肺腑皆見矣。既知小弟之心，何不慨然滿弟之望？」黎青笑道：「君有君之私，妾有妾之私。要滿君之望不難，且先滿了妾之望，未為遲也。」甘頤道：「卿之望，小弟如何能滿？」黎青道：「賤妾之望也不甚奢，但蒙君垂顧一番，迅須聊具杯斝，少申地主之誼，以完郎君與妾之案，再言其他可也。」甘頤道：「蒙卿款洽，敢不領情。但相對無聊，何下先賜一觀，以飽饞眼。」原來黎青見甘頤連連來訪地，只以為屬意於她，必定綢繆纏綿，十分歡喜。不期相見後，口角雖然親厚，而情意卻了不相關，空動了一番虛火。因暗想道：他既不屬意於我，卻來訪我為何？又見他急急要看閨秀詩文，便心下揣摩道：莫非聞得外面詩社甚盛，著了魔，待我慢慢刮他，看是何如。

須臾酒至，二人對飲。黎青道：「郎君到揚，曾聞得我揚州詩社之盛否？」甘頤道：「正是。前日在城門口，看見報條，上寫著辛荊燕小姐開社。請問芳卿，這辛荊燕小姐是何等人物，敢於開社？只怕其中還有盜襲之弊。」黎青道：「且請問郎君貴省貴府。」甘頤道：「四川重慶。」黎青道：「原來郎君遠來，不知揚州之事。這荊燕小姐，乃辛祭酒之女，今年才一十八歲，生得眉畫遠山，眼凝秋水，比花解語，似玉生香。使人望而魂銷，見而魄散，是不消說起，八人皆知的。只說她做詩做文的那支筆，真個提起珠飛，落來玉墜。任是新題，到手有如宿構；聽憑限韻，押來恰似生成。莫說金釵紅粉中不能多求，就是青雲黃榜內亦不易得。新近開這紅藥大社，雖然合城的賢媛淑女，無不盡到社中爭奇角勝，然詩成博覽，畢竟無一人敵得她過。郎君要問她的人物，便是此等。郎君若疑她盜襲，郎君明日與她對做，才得知道。此時賤妾說來，郎君恐亦不信。」

甘頤想慕辛小姐，已反側不安，再加黎青這一番稱贊，竟弄得他青黃無主，竟癡癡呆呆，說話不出。黎青道：「郎君懷疑者，想是未曾見她著作，妾有一柄詩扇，是妾親看著寫來相贈的。待我取出來與君一看，便可窺其一斑矣。」甘頤原為要看扇而來，見黎青說出，正中其意，反說道：「我不信閨秀中有此美才。」黎青因起身開了拜盒，取出一柄金扇，遞與甘頤道：「郎且可細細一看，方知她的妙處。」甘頤接到手，忙展開一看，只見上寫著：「偶拈『花飛蛛網』句有感，題贈瑤草校書覽意。」甘頤見了題目，先將扇子掩起，因低頭沉思道：花飛蛛網，是個賦體，倒也難於摹擬。沉思半晌，再展開看詩，只見其詩道：

已拚萬點逐風斜，不道絲沾幾片霞。

未老紅顏悲白髮，乍奢素縞變朱紗。

香生屋角張君幕，錦簇簷牙是妾家。

自分飄零牽掛死，人猶指作豔情誇。

甘頤看完，不覺喜動顏色道：「天地間原來有如此美才的女子！」因向黎青稱謝道：「若非賢卿賜教，我中何有此佳句！」

黎青道：「此不過墨池一滴耳，郎君見之早如此驚羨，若觀其長篇大作，不知怎生望洋而歎。且請用一杯，定定神情。」

甘頤初時吃酒，甚是勉強，及看扇上之詩，拿起酒來，便欣然而飲。吟一句，點點頭，已是一杯。哦一句，咂咂嘴，又是一杯。再總讀一遍，贊兩聲妙，又是一杯。黎青在旁看見，倒忍小住笑將起來道：「辛小姐詩雖精妙，而郎君吟賞亦自入神。」甘頤道：「賢卿莫笑小弟。詩中滋味，唯知者知之，而不知者實難與言。有奇特驚人，而細味之則有如嚼蠟，此只可供紗帽中誇耀之觀。有堆填逞富，而諦觀之則無非餛飩，此只可作山中人唱酬之套。何曾知有興觀群怨之體，未嘗知有初盛中晚之風。若辛小姐此詩，興有為興，比有為比，賦有為賦。指事既親切，而寓情又深婉。其一片憐卿、惜卿、悲卿、痛卿之苦心，化作芳香流於紙上，真令人誦讀一過而齒頰俱馨，咀嚼一回而心思盡活。此詩雖贈卿，而卿實未知其贈卿之深意也。卿若知之，當朝夕且悲且泣之不暇，安有工夫調笑及我。」黎青聽了愕然道：「妾只知其語句清新，詞情香豔而已，他實不知，乞郎君教之。」

甘頤道：「花枝猶美人也；美人當貯之金屋，乃誤飛而入蛛網，正憐卿不金屋而誤入青樓也。未老而悲白髮，棄捐旦暮猶人也。縞衣箕巾，良人樂也；素縞而變朱紗，坐脂粉不得為良人婦也。張君幕，倚屏靠障為人佐觴也；是妾家，獻笑招人也；飄零者，流蕩而不能自主也。牽掛者，拘束而不得自由也；死者，已矣之詞也。如此可悲可憐，而猶誇青樓之聲價，豈不墮落無窮期哉？此辛小姐所以題贈，而為卿痛惜也。」

黎青聽不完，早漠然無語，而淚潸潸落矣。甘頤看見，忙以衣袖拭之道：「這是小生多口矣。」黎青黯然半晌，方說道：「妾之苦，自以為唯妾自知，不知辛小姐一首詩，有如此深情，直中妾之隱微。非郎君點破，妾尚坐在夢中，而辛小姐一番見贈苦心，真是明珠暗投矣。若據郎君這等看起來，則辛小姐之詩，雖合揚州才人士女，無不盡稱其美，然實知其美之所在，則唯郎君一人也。郎君雖為辛小姐之知己，而不能使辛小姐知郎君之為知己，豈非乾坤之缺事，為之奈何？」甘頤聽見黎青說話句句有心，一時不敢實言，又恐隱瞞誤事，因拿著酒杯，只是沉吟。黎青道：「甘郎不必沉吟，妾實對你說了罷。君雖有心，妾亦未嘗無眼。君初來時，妾只道君注意於妾，妾不勝之喜。後見君乃驚風中人也，非妾鴉雀所能仰攀，已不敢作蕙葭之想矣。但郎君此來，必有所圖，不妨傾吐於妾，與之細商。妾雖無知，決不敢以芻蕘作荊棘，幸悉言之毋諱。」甘頤聽了大喜道：「弟只認卿為佳麗玉人，實不知卿聰慧如此，解事如此。弟之肺腑，已為窺見，安敢復藏頭露尾？小生此來，實慕荆燕小姐之詩名，而無由窺見。有人傳說芳卿與之親昵，故小弟特來求親於子，而思漸為漁父之圖。不意才見芳卿，即蒙芳卿錯愛，示以佳箴，使小弟睹揮毫之珠玉，而知三百二南之自有真也。又見卿眼角眉梢，而知聰慧知音之不可假也。至於此時，不但不敢妄希進覲辛小姐之芳容，即與卿並立，亦自慚形穢矣，唯有退而藏形匿影矣。」黎青笑道：「此套言也，非出真誠。以妾看來，辛小姐美而才，非甘郎無夫；甘郎才而美，非辛小姐無婦，正好作配。但伊人雖咫尺而遠如天上，尚須大費周折。君若真誠告我，當為君圖之。」甘頤聽了，不覺大喜，因離席向黎青深深一揖道：「蒙芳卿義俠相憐，倘有一線可圖，生當銜環，死當結草，斷不敢負心有辜盛意。」黎青笑道：「郎君不欲謀見辛小姐？妾慚蒲柳，不敢辱留君子，去留一聽郎君可也。若有所思所圖，須假妾為名暫留於此，容深夜悄然，當為君密圖之。此雖妾之私而實亦郎君之私也，不知郎君以為然否？」甘頤見黎青說話有心，又捨此無路，又見黎青韶秀可人，因說道：「得蒙見留，已出望外，何況望外更有他望，鯁生何幸也。」

黎青見甘頤許為留宿，不勝之喜，因促膝相對而飲。談一回辛小姐之美，又論一回辛小姐之才。二人說得津津有味，吃得密密不休，早不覺日之夕矣。因歇了，起身各處閒玩。及點上燈來，重新又飲，二人說說笑笑，直飲得醺然爛醉，方解衣就寢，同人巫山之夢。正是：

柳正溫柔花正嬌，相逢恰恰是良宵。

雲貪雨戀無休歇，不問早知魂已銷。

二人樂甚，恬然而寢。直至四更，方才醒轉，枕上溫存。甘頤終是留心，因問道：「卿之愛我，不待言矣。但所許辛小姐為我商量，還是引我何處私一窺探，還是托詩詞代傳消息？」黎青道：「此二策俱不妙。私自窺探，不過遠觀，豈能盡其才美？若以詩詞傳遞消息，是勾挑也。你不知這辛小姐，雖一柔媚女子，接人溫暖若春風，然言貌方，稍涉褻戲，不敢向其開口。若輕以男子之詩，邀其賞鑒，則近於勾挑，而定遭其斥辱。」甘頤道：「二策既不妙，若捨此二策，雖神仙持籌，亦無他策矣。」黎青道：「策是還有一條，但此時間不便與郎君明言。且待妾明日先去探她一探，看我機括，再說與郎君亦未為晚。」甘頤道：「為弟圖一面，而勞芳卿費此妙心，將何為報？」黎青道：「使妾時傍衾枕，竊君寵幸，即所以報，他不望也。」甘頤道：「卿若願此為報，則弟當報之終身不敢懈。」二人說得投機，不覺又沉沉睡去，直到次早紅日三竿，方才起來。大家梳洗完，吃了早飯，黎青因對甘頤說：「乞郎君少待於此，客妾到辛衙去探一探消息，再來與郎君商酌。」甘頤撫肩而謝道：「重勞芳卿，銘之五內矣。」黎青因叫一乘小轎，竟到辛衙而去。正是：

心靈多智計，氣俠動奇情。

兒女能如此，方知是性生。

黎青轎到了辛衙廳上方下了，自走入去。原來黎青時常到辛衙來慣，丫環侍妾，盡皆認得。看見她來，早有個貼身最愛的侍妾，叫敵綠綺，指說道：「小姐這兩日看詩厭煩不在樓上，在臥房後繡墨軒中，調鸚鵡耍子哩。」黎青是熟路，竟走到後軒中來。辛小姐看見，忙接住問道：「這兩日我正想你，你為何不來看我一看？」黎青道：「我日日要來看小姐，因聞得小姐開社忙，要勞神應酬，故每每止住。」辛小姐道：「前日開此紅藥詩社者，指望選一淑女，為吾解慍兄弟作配。准知這揚州城裡的女子，雖能詩識字的不少，然皆是桃李之貌，脂粉之才，求其珠輝玉豔，可當香奩一座者，則了不可得。故連日批閱甚覺厭倦，意欲罷之，正在此沉吟。」黎青道：「妾聞覓珊瑚者，設鐵網於海底；希甘露者，樹金莖於雲中；求駿馬者，死馬骨且買來。小姐能開社幾時，怎便如此性急？」荆燕小姐聽了不覺笑將起來道：「瑤草幾日不見，學問竟大長了。只此數語，可解吾一天之疑。是便是，但只恐揚州一郡，生才有限，非海底雲中之比。」黎青道：「揚州雖小，天下自大。況揚州孔道通於天下，小姐何不再添一報條，凡往來仕宦，有懷才賢媛淑秀，並祈降社留題，以垂不朽，則網羅者廣矣。」辛小姐聽了，因斜橫秋波細盼黎青道：「瑤草近日，想是遇著異人了。不然，何議論風生，令人刮目。所說甚是有理，我若有你這樣一個記室，則快不可言。」黎青道：「記室何敢當，但得依傍妝台，服侍小姐，於願足矣。」辛小姐笑而頷之，因又寫了幾張報條，叫人分帖於各碼頭要路之上。因留黎青吃茶吃酒，又將社中聽做的詩詞指給她看。只留她耍子到晚，方放她回家。正是：

蛾眉漫道只宜嗔，我見猶憐也是真。

盡日留連還不捨，佳人原自愛佳人。

黎青回到家中，甘頤接著道：「芳卿為何一去許久？幾令小弟盼望殺了。」黎青笑道：「郎君盼雖盼得甚久，望卻有幾分望著了。」甘頤聽見說有望，不勝歡喜，因滿臉堆起笑來，捧著黎青的手兒百般溫存道：「重勞芳卿，心實不安，卻將奈何？」黎青見甘頤言語雖甜，而心急如火，偏只是笑而不言。甘頤忍不住，又拍著黎青的肩兒問道：「辛小姐留你坐這一日，說些什麼？」黎青見甘頤越急，她只答道：「說些閒話。」要緊處偏笑而不言，甘頤急不過，因問道：「芳卿所言有望，不知是有何望？」黎青見甘頤著急，初意還打賬再急他一急，當不得他眉清目秀的一個笑臉兒，只管俛來；軟軟款款的香甜話兒，只管說來；憐憐惜惜的溫柔情兒，只管貼來。心火先動了幾分，愛欲已沾成一片，哪裡還做作得出。因笑說道：「若論起情理來，郎君對妾而思慕辛小姐，本該妒君，而於中作波浪。但為人也須自揣，妾若非辛小姐之靈，安能係郎君於此以竊兩夜之歡，故不敢妒。而願效慇懃，或借此而多得留連，雖利於君，實亦自利也。不意君急於聞信，一刻不容緩。倘妾言出於口，而君即命駕，不幾為法目斃乎，故暫隱而不欲言。今見郎君言念辛小姐一片深情，恨不能頃刻即飛傍妝台，以慰相思之苦。妾見之又深憐郎君之鍾情如此，又不忍不言。但言而願郎君毋過於薄倖。」甘頤聽了，連連指天發誓道：「我甘頤若蒙黎青娘委曲周旋，得見辛小姐，設見後不感黎青娘之情而稍有負心，望天地鬼神鑒察，即時誅滅。」黎青聽見甘頤情急發誓，滿心大喜道：「郎真情種也，我只得細說了。」只因這一說，有分教：逐燕穿簾，隨花入幕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---

[返回 >> 兩交婚小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